

长篇历史纪实小说

大唐遗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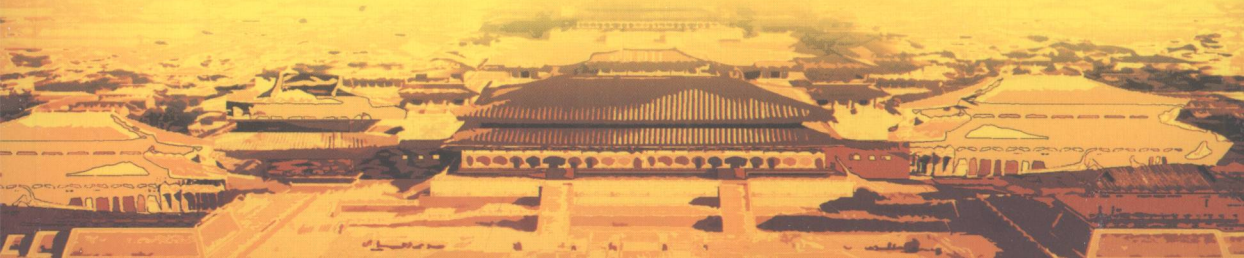
下卷

摩厖
天寶

廖小勉 著

花城出版社

廣東省出版集團



长篇历史纪实小说

大唐遗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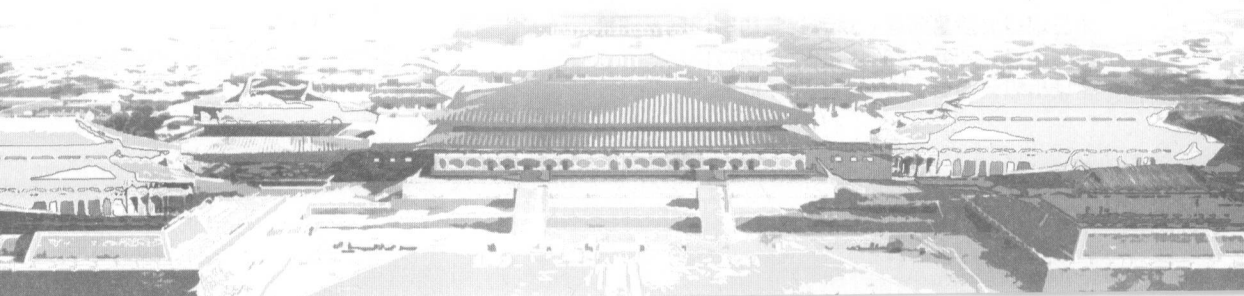
下卷

靡靡天宝

廖小勉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唐遗梦 : 全2册 / 廖小勉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360-6733-2

I. ①大… II. ①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2759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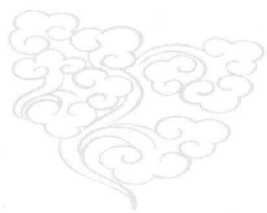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田 瑛 李加联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刘 萌

书 名	大唐遗梦 DA TANG YI ME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52.25 1 插页
字 数	926,000 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全 2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II

第一章	呼卢喝雉赌徒中彩	装痴作傻胡儿邀恩	417
第二章	唱得宝广运八方财	慎用兵节镇万里疆	434
第三章	大将避嫌瓜田李下	小吏逞凶狐假虎威	452
第四章	讲老庄天子慕长生	选王妃太真忆萧郎	465
第五章	骊山上冰火两重天	梁宋间诗酒三人行	480
第六章	塞言路举子皆落第	图功业文士赴戎机	497
第七章	捷报频频至尊得意	噩梦连连首辅丧魂	511
第八章	洗养儿贵妃闲取乐	窥宫闱寒士出狂言	525
第九章	半真半假重收覆水	将信将疑初起异心	539
第十章	虚情实意托付后事	悲愤莫名吟唱北风	555
第十一章	独拳专悞冰山向日	两王相争野狐嗥窟	569
第十二章	藏祸心欺君欺天下	误生计忧国忧黎元	585
第十三章	华清宫仙乐飘天外	范阳城鼙鼓动地来	599
第十四章	闻兵变权相有得色	守潼关病帅无奈何	613

长篇历史纪实小说

大唐遗梦

目录

第十五章	胡儿称帝瑞雪应兆	天子中计门户洞开	630
第十六章	云渺渺不见平安火	雨濛濛空洒勤政楼	646
第十七章	禁军发难杨氏灭门	太子自立分道扬镳	660
第十八章	繁华地翻作杀戮场	霓裳曲舞向新主人	677
第十九章	欲盖弥彰抢登大位	乱离多难喜逢故知	691
第二十章	杂胡被弑葬身床底	布衣从军误上贼船	705
第二十一章	真真假假草人借箭	虚虚实实沿江举火	723
第二十二章	求援无望咄指明志	借兵回纥孤注一掷	741
第二十三章	收西京上表显虚情	守危城杀妾餧羸卒	756
第二十四章	二圣并銮强作和气	众臣唱和粉饰升平	772
第二十五章	寻旧梦冷宫长凄凄	遇故人事两茫茫	787

◎ 第一章

呼卢喝雉赌徒中彩 装痴作傻胡儿邀恩

大唐帝国，万里疆域，富庶繁华自然首推两京——西京长安、东京洛阳。除此之外，便是一水相连、号称“扬一益二”的东南胜地扬州、西蜀天府益州。依偎长江之尾的扬州地处水陆要冲、万商云集，繁荣昌盛自不待说。位于长江之头的益州气候温和、四季常青，山川秀丽、沃野千里。自秦国郡守李冰修建都江堰之后，此地更是旱涝无忧，物产丰饶，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少愁苦、多安逸，“天府之国”并非浪得其名。

益州的州治成都居于天府之国中央，岷江环绕，峨眉屏障。相传古蜀国开明王朝迁都至此，“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两年时间便建起了都城，成都由此得名。虽说偏隅剑南，距长安足有两千余里之遥，其规模却不逊于长安，城池内亦是街巷纵横交错，有如围棋棋盘般划分出一百余个里坊。人口虽未逾百万，也所差无几。每日里，通衢大道车水马龙，来自长安、洛阳、扬州等地以至西域的行商旅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集市里熙熙攘攘，店铺作坊、茶楼酒肆栉比鳞次，各式货物琳琅满目，堆积如山；士女商贩、胡贾夷蛮，各色人等比肩接踵，叫卖声、吆喝声此起彼伏。入夜之后又是另一番景象，歌台舞榭、茶馆酒肆灯火辉煌，歌女舞伎献艺劝酒，吏民商贾寻欢作乐，细乐悠扬，歌声沸天，热闹情景堪比笙歌彻晓的扬州月夜。

此时已是凌晨，东方天色微微发白，夜游的红男绿女渐渐散去，集市中仍有一处庭院灯火闪烁、人声嘈杂。此地名为茶馆，实为赌场，每日聚集的各色人等均为博戏而来。茶馆内投壶、弹棋、长行、双陆，各式赌具齐全，应有尽有，赌徒们嫌那些过于复杂繁琐，多半只是掷骰赌胜。此种博戏名曰擲蒲，又称呼卢，一把掷下去，便可分出输赢。此时，玩长行、打双陆的早已离去，厅堂里只剩下通宵博战的赌徒，围着几张几案，个个目不转睛，每

一把骰子掷下去，都会激起一阵呼卢喝雉的吆喝。设赌的称为囊家，尽管熬得双眼通红，仍强打精神四处走动，送茶倒水。猛然间，正中一伙人哄堂大叫，像是要把屋顶掀翻，囊家连忙赶了过去，正瞧见一个身材高大、面白微须的中年男子死死盯着骰子，他对面的壮汉哈哈大笑，扒拉着几案上堆积的铜钱。囊家殷勤地帮他铜钱整整齐齐码好，顺手捡了数十枚放入自家囊中。这叫头钱，赢十取一，囊家便是赖此为生。

面白微须的中年男子名叫杨钊，是此地的常客。他今夜实在霉透了，通宵鏖战，输多赢少。适才见天色微明，索性将仅有的钱财悉数押下，孤注一掷，不料全军尽墨。他上下摸了摸，定了定神，沙哑着说道：“有赌不为输，再来一把。”

对面的壮汉拎起鼓鼓的钱袋，嘎嘎而笑：“再来十把也无妨，只是你拿什么下注？”

杨钊愣了愣，转头向囊家伸出巴掌：“借一串钱来使使。”

囊家连忙将钱囊揣入怀中：“杨大郎，前日欠我的两串还没有还呢。”

“待我赢了一并还你。”杨钊随口说道。

囊家也不言语，拎着水罐走了开去。杨钊又羞又怒，大声骂道：“吝啬鬼，我乃堂堂朝廷命官，还能赖你几文钱不成！”

囊家反唇相讥：“你那八品县尉早就丢了，穷得回家的盘缠都没有，还逞什么能。”

杨钊十余年前从军，好不容易混了个县尉，却因嗜酒好赌，为上司不齿，任期满就被罢了，如今正是穷途潦倒之际。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仍然强辩道：“小小八品算什么，我那小妹如今已得皇上宠爱，三个妹子前些日子都被召进长安，要不了多久，也会召我前去。到那时候，你想送钱与我恐怕都摸不到门了。”

杨钊此言一出，赌场一时静了下来。他口中的小妹便是杨玉环，与他是从祖兄妹。两年前杨玉环赐浴温泉宫之后，便被留在宫中，再也没有返回寿王府。前些日子，她在蜀中的三个亲姐姐都被朝廷召进长安，在成都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

杨钊正得意，不料与他对赌的壮汉撇了撇嘴，说：“算了吧，杨大郎，你和她们早出了三代，皇上恩泽再多也落不到你的头上。”

赌徒中有人大声挖苦道：“杨大郎，别嘴硬啦，你讹了与你相好的三姐钱财，到这里大败亏输，连她出阁嫁人都不敢去道喜，还提什么妹子！”

众人轰然大笑，杨钊被揭到痛处，白皙的脸庞涨得通红，恼羞成怒，哗一下扒下身上的青色袍服，甩在案上，叫嚷道：“就押这个，敢不敢赌？”

壮汉不屑地膘了一眼：“哼，一件破衫，丢在街上都没人捡。”

杨钊拎起来抖了抖：“破衫？仔细瞧瞧，这是八品官服，你们有吗？”

壮汉冷笑一声，慢条斯理地将身上的锦袍脱了，露出两只满是刺青的胳膊，他攥起拳头，令筋肉暴突，凸显出扎镂的十个大字，左膀是“生不怕官府”，右臂为“死不惧阎罗”，说：“我这件袍服值你十件，就用它与你赌一把。”

众赌徒齐声喝彩，纷纷围了上来。壮汉一把骰子撒下去，滚出一对二、一对三。有两对已是好彩，壮汉得意地叉起双臂，睨视对方。杨钊拿起骰子，吹了吹，狠命一掷，骰子咕噜噜乱转，已经有一对三，相继又转出么、四、五，还有一只仍在转动，杨钊“三、四、五，三、四、五——”地狂呼乱喊，那只骰子转了几转，晃了几晃，却是一个么。

壮汉咧开大嘴狂笑：“哈哈，杨大郎，你也就是个老么的命。”说着伸手去取青袍。杨钊急了，攥住衣袖，哆嗦着嘴唇说道：“这是官服，给你敢穿吗？”

壮汉一把夺了过来，哼了一声：“官服算个鸟，只配给我擦脚。”赌徒们在一旁起哄，这个说：“官服没了，再也进不了官衙了。”那个说：“大郎，索性把裤子也脱下来，再赌上一把……”正闹得不可开交，门外奔进一个差役，气喘吁吁地喊道：“杨少府，杨少府，寻了你一夜，原来在这里。”

杨钊没好气地喝道：“在哪里干你鸟事！”

“使府差人到处找你，说是遣你赴京进贡，即日便要起程。”差役所说使府，便是剑南节度使幕府，驻节成都，是为西南最高官衙。杨钊一听，精神来了，挺起腰板冲着壮汉哼哼冷笑道：“怎么样，该我中彩了吧。妹子得宠，恩泽还能不落到兄长头上？”说着劈手夺过官服，倨傲地环视一周，拔腿向外走去。囊家赶上前去，讨好地说道：“杨少府，如今已入深秋，外面甚凉，穿上袍服再出去吧。”

杨钊一甩膀子：“欠你的钱到京城来讨吧，加倍还你，只是别摸不到门哦。”说着，扬长而去。

押着剑南贡品，带着节度使用于送礼的精美蜀货，长长的马帮走栈道、出剑阁，跋山涉水、昼夜兼程，杨钊到得长安，已是隆冬岁末。满街的槐树

柳树光秃秃的，北风卷着沙尘呼呼刮着，街巷屋墙灰蒙蒙一片。杨钊骑在马上，缩头缩颈，四处张望，心里不由得嘀咕：这就是天朝帝都，至尊皇上住的地方啊，除了街道宽一点，屋宇多一些，似乎还不如成都。走着走着，突然斜刺里奔出一队兵马，一看便知来自边关，剽悍的将士荷刀执戟、黑袄乌靴，头上一律扎着红色抹额，显得十分精神。骑在高头大马上首领昂头挺胸，神气十足，却是个少见的胖子，浑身肉墩墩的，宽大的裘袍几乎裹不住圆滚滚的身子。最可笑的是马鞍前居然还设置了一个小鞍，专门用以承载凸起的肚腹。杨钊忍俊不已，禁不住失声而笑。那胖子见有人竟敢嘲笑，顿时瞪起眼睛，扬起马鞭就要打过去。紧随他身后的瘦高个子连忙劝阻，低声说道：“安节度，听说天子脚下非富则贵，似不宜莽撞。”

这胖子正是安禄山，劝阻他的瘦高个便是他的患难兄弟史思明。自打出卖了恩公张守珪，安禄山便一路官运亨通，几年工夫，就由平卢兵马使升迁为军使。今年正月，又交了好运，朝廷将平卢军从幽州分出来单独节度，安禄山就此坐上了节度使的宝座。此时天下共有九个节度使，外加一个岭南经略使，尽管平卢是这十节度、经略使中兵力最少，统领地盘最小的一个，却也是一方诸侯，怎不令安禄山兴奋莫名、趾高气扬。此番他是头一回奉召入朝觐见，带了大批东北特产、金银财帛，憋足了劲要好好钻营一番，自然不宜惹是生非。

安禄山听史思明所言有理，瞟了瞟穿着打扮亦官亦商、背后跟着一溜马帮的杨钊，哼了一声，收起马鞭喝道：“让开，莫挡住本节度使觐见皇上的道儿！”

杨钊也有些害怕，迟疑片刻，兜转马头，转进旁边的街巷。初入京师，他也不愿惹事，还是赶紧找到昔日相好杨氏三姐要紧。

长安城有东西两个集市，西市周围居住的多为商贾百姓，东市挨近兴庆宫，周边里坊多为达官显贵府邸。紧挨东市西侧的是崇仁坊和平康坊，杨玉环的三个姐姐召进京城后，便赐第崇仁坊，各据一座宅院。她们都已嫁人，大姐嫁入崔家；三姐丈夫姓裴；八姐仅比杨玉环大两岁，嫁与柳氏。她们进京，夫婿家小自然一道前来，唯有三姐裴氏新寡，孤零零的与一对年幼子女过活，门庭甚为冷落。这一日，有个官员登门送礼，请她在妹妹杨玉环那儿美言，裴氏喜出望外，连声承诺。送走这个素不相识的官员，她正乐滋滋地在内室清点送来的钱物，侍女禀报：“门外又来了个客人，说是你的长兄杨钊。”

裴氏一听，顿时柳眉倒竖，气不打一处来：“这个无赖，定是又来讹钱了，给我叉出去！”

侍女上前一步，小声说道：“来人衣着光鲜，领着一队马帮，不像求告讹钱的。”

“哦，难不成这个冤家也有发迹之日？”裴氏转怒为喜，略作梳妆，迎出前堂。

杨钊正在督促役夫将一捆捆蜀锦、一袋袋麝香、当归、羚羊角等巴蜀特产搬进庭院，见裴氏出来，笑咪咪地迎了上去：“三姐，几年不见，出落得愈发标致了。”

裴氏排行第三，族中无论老幼均称其三姐，嫁入裴家之后又称裴氏。她姐妹几人都长得貌美如花，裴氏尤其出众。当年她们父亲去世，家中没有男丁，杨钊时常前来帮忙，一来二去，便和这个美艳放荡的三姐勾搭上了。两人山盟海誓，也颇有些真情实意。只是杨钊嗜赌，时常甜言蜜语地哄裴氏拿钱给他去赌博。有一日趁裴氏不备，杨钊竟将她的闺中私房钱悉数卷走，一日输光，从此再也不敢登门，算起来，已经有七八年没有见面了。

裴氏见了杨钊，却是二话不说，咬牙切齿扬手便打，一边打一边骂：“你这个冤家，哄了我的身子，哄了我的钱，满天下快活逍遥，今日还敢来见我！”

杨钊捂着脸颊左躲右闪，笑嘻嘻地回应：“三姐打得好，打得对。只是别太使劲，打肿了我的脸皮没关系，小心打伤了你春笋般的纤纤嫩手。”

裴氏扑哧一笑，推开杨钊，回身坐下，板起脸揉着手说：“这一回再也不受你哄了，还我钱来。”

杨钊涎着脸凑上前去：“兄长今日是特地登门负荆请罪的，这些彩锦特产，还有这一袋麸金，都是还给三姐的。”他指了指前庭堆积的蜀货，又拎出一只锦囊晃了晃，搁到裴氏手里。裴氏打开瞅瞅，满满一袋闪着细碎的金光。她略有些诧异，睨了一眼杨钊：“看来你可真是发迹了。”

杨钊得意地一笑，挨着裴氏坐下说道：“我早说过我杨大郎迟早会中头彩的嘛。剑南节度使见我们小妹新得皇上宠爱，有意巴结。使府中的人都是井底蛙，派不上用场，找来找去，最终找上了我，差我以押送贡品到京城活动，临走时说是给我一日之粮到长安使用。我起初听了心里嘀咕，一日之粮够做什么？谁知却是价值百万的蜀中土产。嘿嘿，该着我杨钊时来运转，这些钱财是用来结交我们杨家的，自然归我们所有。这里卸下一半，那一半分给大

姐和八妹，如何？”

裴氏满心欢喜，却佯作不在乎地说道：“随你分去好了，谁稀罕。说来说去，你不过是沾了小妹的光。”

杨钊抚摸着裴氏的手：“沾光有什么不好，不然我们怎么能到长安来。”

裴氏把锦囊往几案上一丢，起身走去：“长安有什么好，冷飕飕的，一个相识的都没有，想掷几把骰子都找不到伴。”

杨钊上去搂着裴氏的腰肢，凑到她耳边嬉皮笑脸悄声说道：“我这不是来与你作伴了嘛，只要三姐乐意，别说擲蒲，就是执蒲也行啊。”擲蒲便是掷骰子，执蒲却是拿草席。裴氏听了回眸一笑，打开杨钊的手：“就数你嘴甜。”说着轻盈地走到门口，唤来侍女奴仆，春风满面地吩咐道：“叫人把前庭的蜀货搬到后院空屋里去，仔细码好；即刻把东厢房打扫出来，烧上火炉，杨大郎要在这里停歇。准备热水给杨大郎洗浴，叫厨下速速整治酒菜，摆到暖阁里去。”她到长安之后，虽说宫中差人殷勤侍候，衣食无忧，却是人生地不熟，无处可去，无伴可玩，着实寂寞难耐。不料昔日相好忽然送上门来，令她人财两得，真真是喜从天降！

杨钊一屁股歪在坐榻上，似笑非笑地看着裴氏一迭声地张罗，心里乐滋滋的，嘴上却说：“三姐，洗澡、吃饭都不忙，还是赶紧带我进宫瞧瞧小妹要紧，我还没见过她呢。”杨钊出入杨家与裴氏相好之时，杨玉环已经被叔父带至洛阳养育，因此两人并未谋面。

裴氏吩咐完，转过身来伸出食指点了点杨钊，嘲笑道：“真是个田舍汉，你以为皇宫也像我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我们来了几个月，也就进宫两次，何况小妹已经随皇上去了骊山，还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呢。”

“那怎么办？”

“怎么办？乖乖住下，陪我擲蒲，为我执蒲，侍候得我高兴了，进宫给小妹说说，待小妹禀明了皇上，领了圣旨，才能传你进宫，知道了吧？”

杨钊点点头，若有所思，起身走到裴氏跟前悄声问道：“我们那小妹在宫里究竟如何，怎不见册为妃子？”

裴氏回头望了望，见侍女家童都不在跟前，压低声音回答：“起初是在大明宫道观中做女冠，好不容易进了兴庆宫，和皇上在一起了，却还是一身道姑打扮，宫中又都称为娘子，我也闹不明白怎么回事。”

杨钊皱了皱眉：“但愿天随人愿，小妹早日册妃，最好册为皇后，我们杨家可就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了。”

转眼冬去春来，风和日暖，看看已是阳春三月了，杨钊仍未得到机会进宫。此时，兴庆宫中早已百花盛开、莺歌蝶舞，嫔妃宫女们换上春装，绮罗粉黛，彩蝶般在花丛中穿梭往来，煞是好看。若在往昔，正是皇上放蝶选胜、众嫔妃斗艳邀宠之时。然而，自打皇上得到恒山道士张果密授房中术，勤于修习之后，便渐渐少了这份雅兴。两年前，宫中的金花落更名太真观，住进一位娇艳异常的女冠，放蝶选胜、随蝶所幸的美事更是就此绝迹。此女冠道号太真，据说本是寿王妃，自愿为皇上的生母太后窦氏追福，度为女道士。此事本不足奇，蹊跷的是此女住进金花落道观之后，虽然也曾诵经打坐，更多的却是穿着嫔妃艳服侍奉皇上，轻歌曼舞，侍宴承欢。起初宫中对其道姑、法师地混叫，没过多久，高力士便传下旨意，一概呼之为“娘子”。“娘子”本是民间对妻子之称呼，宫闱之内从未有过。众嫔妃、宫女内侍诧异之余，多少揣摩出内中奥秘，却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切都是出自玉真公主的主意。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冬，玄宗以赐浴为名，召幸杨玉环，与儿媳在骊山上盘桓十余日，大为欢悦，却苦无长久之计。随侍的玉真公主窥出皇兄心思，献了一条妙策。玄宗听后大喜，当即吩咐起驾回銮。半个多月没有上朝，也该理理朝政了。銮驾走后，玉真公主护送杨玉环下山，却不回寿王府，而是径直来到大明宫内的道观，向杨玉环晓谕了皇上的心意。杨玉环心里不情愿，无奈圣命难违，身不由己，委委屈屈答应了。数日之后，朝廷便颁出一道《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说是寿王妃杨氏，为了给死去近五十年的太后追福，自愿求度，皇上念其“雅志难违，特遂由衷之请”。一直陪伴杨玉环的玉真公主亲自主持，将其度为女道士，道号“太真”。当此其时，天下崇道之风颇盛，皇亲贵戚女子入道并不罕见。玄宗两个亲妹金仙公主、玉真公主便早已是女冠，为了给太上皇睿宗追福，玄宗亲女万安公主也被度为女道士。因此，寿王妃入道，并未令朝野瞩目。只有寿王瑁悲恸欲绝，却也只能忍气吞声，不敢流露半点悲屈。

大明宫与兴庆宫相距甚远，虽可由夹道来往，却耗时费事，颇是不便。为此，过了些日子，玉真公主又将兴庆宫中自己时常用作道场的金花落更名太真观，悄悄将杨玉环迁入，以便皇兄随时传召。一切安排妥当，玄宗心满意足，不久之后便下旨改元，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

此时已是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杨玉环作为太真女冠在兴庆宫已经迎来第二个春天。她每日的功课便是在道观内清修，等候皇上传召。玉真公主见她寂寞，时常入宫与她做伴。这几日玄宗忙着上朝召见各镇节度使，玉真

公主估摸着杨玉环孤寂无聊，便又来了。

杨玉环也换了春装，一袭轻罗鹅黄道袍，勾勒出婀娜丰盈的身子，乌亮的发髻上簪了一支黄白相间的并蒂牡丹，权作道冠，颇是别致。玉真公主赞叹道：“太真妹妹真是天生丽质，无论作何装束都如此美艳，难怪皇兄说你骨子里透着娇媚，后宫粉黛无人能及。”

杨玉环垂下颈项，不好意思地回应：“法师姐姐又取笑了，你来得正好，此处有两句不明，还望姐姐指点。”说着，将正在诵读的葛洪《抱朴子》内篇递与玉真公主。

玉真公主随手抛开，笑着说道：“多半是皇上给你的吧，他自己读腻了，又拿给你伤神。今日春色甚好，到外头走走。”说着，牵起杨玉环的手便走出经堂，在回廊花径中漫步。阳光暖暖地照着，和风软软地吹着，庭院中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玉真公主指指点点，采花摘叶，编织花环。杨玉环却是无精打采，望着院墙出神。玉真公主见了，问道：“想出去逛逛？”

杨玉环低声回答：“不奉旨不得外出……”

玉真公主知道，这是皇兄的主意。玄宗将子媳纳为已有，自知有悖常理，不得已将其幽居深宫，禁绝交通，希冀世人渐渐遗忘杨玉环曾为寿王妃之事。皇兄用心可谓良苦，只是难为了生性活泼的杨家小女。玉真公主心里叹了一口气，将花环轻轻戴在杨玉环发髻上，柔声劝解：“皇上这也是为你着想，过些日子，生下一儿半女，册为妃子就好了。”玄宗以往常有此举，武惠妃便是有孕之后纳为妃子，当今太子的母亲杨氏，更是产子之后才册妃。因而玉真公主有此一说。

杨玉环垂下头，默不作声。玉真公主瞟了她一眼，猛然想起一事，犹豫片刻，转了个弯子试探地问道：“太真妹妹，宫中文闻，去年五月初五，皇兄与你于凉殿昼寝，众嫔妃在殿外凭栏笑看鸳鸯戏水，皇兄搂着你对槛外说道：‘水中鸳鸯，怎如我被底鸳鸯。’此事当真？”

提起这桩床帏秘事，杨玉环不禁脸颊绯红。玉真公主看着有趣，调侃道：“皇兄向来勤于朝政，白日交欢前所未闻。”说着凑近杨玉环耳边，悄声又问，“不知皇兄与你交欢有无泄阳？”

杨玉环早已脸红耳赤，不意玉真公主竟然如此盘根究底，更是羞臊难当，双手捂着脸便要走开，玉真公主一把拽住：“妹妹莫要害臊，姐姐此问是有原委的。你方才修习的《抱朴子》中，记有房中之术，不知可有留意？”杨玉环摇摇头。此书她不甚了了，只是顺从皇上旨意，囫囵吞枣而已。玉真公主

微微一笑：“皇兄得了恒山道士张果真传，研习此术多年，颇有心得。房中术讲求的是久战不泄、采阴补阳。如今随侍身边的杨梅二妃和十名御女，便是专供采战之用，交欢从不泄阳。”玉真公主亦曾得到张果指点，她修炼的自然也是采阳补阴，因而身边总有几个道童。

杨玉环对此事略有所闻，她冰雪聪明，已经揣到玉真公主问话用意，不得已嚶嚶细语：“每次都有……”

玉真公主放开手，上下打量着杨玉环，自言自语般地说道：“这就奇了，既然如此，入宫这许久，为何不见有孕？”

杨玉环低头不语，只是取下花环拿在手里摆弄。她也有些疑惑，嫁与寿王四年有余，入宫亦将近三年，阴阳交合不计其数，却至今仍如泥牛入海，腹中无半点消息，不知何故？

玉真公主百思不得其解，只得转而说道：“一时不育倒也不打紧，皇兄春秋鼎盛，你又如此年轻，今后日子长着呢。论起来，皇上对你可谓恩宠有加。只是度为女冠，兄弟姐妹便悉数召进京城，赏赐府邸，宫中内藏支取日用。当年得宠的武惠妃都无此荣耀。”

玉真公主此言不虚，杨玉环不由微微颌首。她不是不知道，皇上对她确实情意绵绵、宠爱异常，令她不能不心存感激。然而，想起往昔寿王妃的尊贵和欢愉，看看今朝不尴不尬的女冠之身，又令她心中有如塞了一团乱麻。她不由自主地抻了抻道袍，缓缓走开。玉真公主正待继续劝解，远远瞥见高力士摇摇摆摆步入道观，只得撇下这个话题迎了上前去，笑盈盈地说道：“今天刮的什么风，竟然把阿翁吹来了。”

这高力士追随玄宗三十年，忠贞无贰，最得玄宗宠信，早已是宫中第一人。玄宗不称其名，而是称作将军，太子对他执弟子礼，其余诸王、公主更是以阿翁尊称。难得的是，虽如此权势熏天，高力士依然谨慎谦和，从不盛气凌人，上上下下，甚有人缘。他见了玉真公主，赶忙施礼，笑眯眯地说道：“难怪方才门外喜鹊喳喳，原来持盈法师在此。几日不见，愈发丰润，想必是修道有成。”

玉真公主也笑了：“方才太真妹妹还说我会取笑，其实最会取笑人的还是阿翁。你是来传召太真妹妹的吧？”

“法师果然未卜先知，一说便着。大家召太真娘子到龙池沉香亭观赏牡丹。”

玉真公主望着杨玉环嬉笑道：“瞧瞧，皇兄一日都离不开你啊。”杨玉环

脸颊上不由得又飞起一抹红晕。玉真公主推了她一把：“还不快快前去，把你新制的舞衣给皇上瞧瞧。”

杨玉环忸怩地乘上步辇，随高力士而去。玉真公主目送着心中感叹：千娇百媚，能歌善舞，却不会生育，真真是天生尤物，倾城倾国！

兴庆宫内的龙池即原先五王宅门前的隆庆池。五王宅改建为兴庆宫后，隆庆池更名龙池，多有修缮，亭台山石、柳堤花径，景色宜人。西侧是花萼相辉楼与勤政务本楼，东侧筑有凉殿、沉香亭，是玄宗避暑休闲的去处。昨夜小内侍边令诚禀报，沉香亭畔牡丹盛开，尤其是去年植下的四本异种，花繁叶茂，前所未见。玄宗听了按捺不住，早朝只是略略坐了一坐，便传令退朝，兴冲冲赶往沉香亭赏花。边令诚早已将乐工歌女、各色瓜果酒肴安排停当，众嫔妃亦早早在此等候。隔着龙池，老远便能望见玄宗从勤政务本楼出来，骑上白马，高力士一行人侍奉着沿堤岸柳阴迤迤而来。未等来到跟前，杨梅二妃已是娇笑着迎了上去，侍候玄宗下马。前几年高力士亲自征选的十名妙龄少女已经长成，个个风姿绰约、花枝招展，簇拥着玄宗步入沉香亭。这十二名娇娃均是玄宗的新宠，杨梅二女已经册为婕妤，那十名则纳为御女。武惠妃死后，就由她们陪侍左右，聊以慰藉。

玄宗且不入座，步到亭前观赏牡丹。这沉香亭实为一处敞轩，紧邻玄宗用于避暑的凉殿，四周遍植奇花异草。此时牡丹盛开，花簇锦攒，那四本异种果然不同凡品，赭红、黛紫、嫩黄、雪白，争奇斗艳。玄宗赞叹不已，众嫔妃叽叽喳喳，连声附和。玄宗回头看了看，略有些诧异地问道：“怎不见娘子？”

边令诚连忙趋前回禀：“未曾奉旨，不敢擅召。”

玄宗点点头，这是他在杨玉环初入大明宫时，为了避人耳目下的旨意。起初，他只是晚间隔三岔五召来侍宴承欢。没想到此女非但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更是善解人意，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合他心意，令他难舍难离，渐渐地也就顾不得避嫌那许多了。

待到高力士急忙前往传召，玄宗这才入座。杨梅二妃一左一右，正打算奉酒献食，却见勤政楼方向匆匆赶来一位官吏，禀报道：“平卢节度使还在朝堂外等候谒见，李相问皇上，是否令他改日再来。”

玄宗手抚额头：“朕怎么把这事给忘了。他进京也有好些日子了，朕总不得闲，这两日召见各路节度使，偏偏把他漏了。虽说是个胡儿，毕竟是为朕镇守边关的将帅，不好过于怠慢。就传他到这儿来觐见吧，顺便把太子也唤

来。”皇帝召见各地重臣以及各国使者，通常都会命太子陪侍，以长见识。

那官吏应诺一声离去。杨梅二妃端着酒杯、托着果盘，娇嗔道：“皇上真是日理万机，喝杯酒的工夫都没有，害得臣妾手都举酸了。”

玄宗呵呵一笑，推开梅妃的酒杯，只就着杨妃的手吃了一颗樱桃。众乐工正待奏乐，玄宗又摆摆手：“不忙不忙，待娘子来了再歌舞不迟。”杨梅二妃对视一眼，撇了撇嘴。

说话间，杨玉环乘着步辇匆匆赶来。她步入沉香亭，正待盈盈下拜，玄宗早已起身离座，伸手搀起，笑眯眯地说道：“毋须多礼。来来来，与朕一同观赏牡丹。”

两人来到亭前花丛，杨玉环不由得睁大眼睛，赞叹道：“哎哟，这般娇艳，真是花中极品。”玄宗折下一枝，亲手插到杨玉环发髻上：“唯有花中极品，堪配人间绝色。”杨玉环含羞带笑地扶了扶发髻，玄宗赞赏道：“果然衬出玉环娇容，此花可谓助娇花也！”

两人携手回身入座，内侍边令诚急忙催促杨梅二妃让开。二女快快离座，小声嘀咕道：“什么娘子，不过是个未入流的女冠罢了。”依后宫之制，婕好为正三品，品秩堪比朝中宰相，却要为由没有名分的女道士让座，自然颇为不悦。杨玉环耳尖，听得一清二楚，微微皱了皱眉，却不理睬，只是指点着亭外正在列队的歌舞女伎说道：“玉环这两日无事，特为《霓裳羽衣曲》新制了舞衣，不知皇上有无兴致？”

玄宗扬起眉毛：“呵呵，不料玉环还有这般巧思，快快给朕瞧瞧。”

宫女们引导着杨玉环转入凉殿内寝更衣，此处正是玄宗与她白日交欢之处。想起当日皇上赤条条搂着她冲着窗外嫔妃欢嚷被底鸳鸯之事，杨玉环仍不禁脸上发烧。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吩咐侍女取出舞衣。事已至此，已由不得她留恋寿王府了，唯有千方百计讨取皇上欢心，邀恩希宠，或许还能有出头之日。

安禄山跟着内侍从勤政务本楼下来，进了内宫。一路走，一路东张西望看个不停。以往只是听闻京师繁华，天下无匹，这一回算是开了眼。光是那些纵横交错的街巷、密密麻麻的里坊，就足以令他晕头转向。富丽堂皇的殿堂楼阁、衣着光鲜的红男绿女、装潢华丽的驷马香车、色香味俱全的美酒佳肴，更使他艳羡不已。他在营州城中戒备森严的中军大帐、滴滴油脂的炙烤全羊、白皙苗条的奚族女奴，本来令他颇为自得，如今却让他自惭形秽。即便他这个节度使，因为地僻兵少，又是个杂胡，也好似矮人三分。这些日子，

为新设立的平卢节度要兵、要粮、要军械，他频频进出吏部、兵部、户部，以及总管兵器的卫尉寺、总管战马的牧监等各个官衙，屡屡遭到冷落。尽管心里恨得直咬牙，脸上还得陪着笑，夜里还得四处送礼。好容易盼来皇上召见，也将他排在末尾，还把他遗漏了！总算因祸得福，得着了入宫觐见的机会。安禄山紧紧跟随内侍，一边走，一边不停地盘算如何讨好皇上，为自己争争面子，出出闷气。

到了沉香亭外，内侍还未禀报，安禄山已是急急趋上前去，在亭前手舞足蹈、连呼万岁。这是臣子拜谒皇帝的舞蹈礼，本不足为奇，却因为安禄山十分肥胖，整个身子圆滚滚的，行礼之际，就像一个肉球在地上滚动；起身时，双手使劲撑了几撑，才算挺起硕大的肚腹。亭内众嫔妃看了有趣，咯咯乱笑，就连侍立一旁的太子李亨也禁不住莞尔一笑。安禄山舞蹈完毕，正打算转向旁边的太子行礼，忽然幽香袭人，一个绝色美女从他身边走过，婷婷袅袅去到皇上身旁坐下。安禄山不禁心旌摇曳、双目发直，痴痴地如遭雷劈。旁边的内侍连声催促，安禄山回过神来，自知失礼，急中生智，索性朝着上头又拜了下去。玄宗颇为诧异：“你这胡儿，为何拜了又拜？”

安禄山伏在地上回禀道：“胡儿方才拜的是陛下，这一回拜的是九天仙女。仙女下凡，怎能不拜！”

刚才走过去的正是更换了舞衣的杨玉环。这舞衣蝉纱薄罗，胸前珠围翠绕，肌肤隐现；腰际嵌以五色羽毛，长裙飘曳，宛若七彩霓虹。穿在杨玉环身上，确实飘飘若仙。玄宗明知安禄山是奉承之语，却十分受用，笑着说道：“为何不拜太子？”

安禄山索性装痴作傻，直起身说道：“胡儿不识朝仪，不知太子为何官？”

玄宗指了指李亨：“这是国之储君，朕百年之后，传位太子。”

安禄山眨巴着眼睛，憨憨地回应：“哎呀，胡儿愚昧，一向心中只有大唐天子，只知皇上千秋万岁，永坐江山，不知还有储君。罪该万死，罪该万死。”边说边向太子行礼。太子李亨阴沉着脸，受了一拜。

这些年来，玄宗日益崇道慕仙，希冀长生，安禄山此言恰恰投合了玄宗心思，令他笑逐颜开，指着安禄山的肚腹，笑呵呵地又问：“心中有天子，不知这腹中如此之大，又有什么？”

安禄山挺起大腹，憨声憨气应答道：“只有忠心赤胆，别无他物！”

玄宗哈哈大笑，捋着须髯：“退下吧，回去用你的赤胆忠心为朕守护边